

以“一带一路”实践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李丹、李龙龙

(厦门大学, 福建省、厦门市, 361005)

摘要: 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内容、重要起点。通过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政策对接、人文交流, 东盟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促进互联互通区域一体, 推进建设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方面都有重要进展, 东盟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先导和样板。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互联互通; 中国—东盟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冷战结束至今, 全球化可谓“命运多舛”, 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大国博弈、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全球化向区域层面回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区域治理合作的中国方案,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先行起步。从基础设施联通、经济金融合作、政治安全互信、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看, 东盟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在前列, 堪称先导和样板,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成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靠平台和具体路径。

一、基础设施联通是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骨架

全方位、深层次的基础设施联通是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领域, 也是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先决条件和最重要的现实基础。2020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时就指出, “要依托陆海新通道建设, 加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 加快推进现有经济走廊和重点项目建设, 积极构建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1]现阶段, 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联通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

(一) 交通设施联通

交通行业历来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的重点领域。2002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交通运输部长会议机制, 统筹推进双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多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航空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1. 港口合作建设

港口合作日渐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新名片。东盟是中国发展海洋航运合作的重要对象, 双方贸易中90%以上的货物通过海洋运输。2007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海运协定》, 全面启动了港口合作。2017年东盟在《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也提出要建设“航海高速公路”以及在东南亚海域实施“环海航线”计划。^[2]截止2019年底, 中国与东盟国家海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7JZD002)、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团队项目“‘一带一路’区域治理的范式转型与策略创新研究”(20720181100)的阶段性成果。

上联通的港口多达 150 多个，中国通过投资承建、合建、援建、租赁等方式在东盟国家兴建的港口（包括河港和海港）有 17 个。柬埔寨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命运共同体协定》的国家，也是与中国合建港口最多的国家。建设数量为四个：金边港新建集装箱码头项目、西哈努克港的西港特区工程、南部国公岛港口、贡布港 2 万吨码头港池及航道疏浚项目；其次为马来西亚共三个：马六甲皇京港项目、马六甲州瓜拉宁宜国际港项目、关丹深水港码头项目一期工程；缅甸两个：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一期工程、马德岛深水港原油管道工程；印尼两个：丹戎不碌港卡里布鲁扩建项目、占碑钢铁工业园综合性国际港口；菲律宾两个：马尼拉港集装箱 7 号泊位堆场（南）扩建工程、达沃市海港 208 公顷填海造地项目；另有新加坡巴西班让港区新泊位项目、越南西贡国际码头工程、泰国和黄兰查邦港 D 区码头、文莱摩拉港集装箱码头。^[3]加强港口建设的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本国与东盟国家港口及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缔结的友好港口已经达到 20 对。^[4]2013 年 9 月，“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在广西南宁正式成立。到 2019 年底，合作网络成员达至 39 家，基本覆盖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主要港口城市。

2. 泛亚铁路建设

泛亚铁路是连接欧亚大陆铁路网的统称，国内学术界提及的泛亚铁路，主要是指泛亚铁路的“东盟通道”。^[5]中国一直是泛亚铁路建设的积极支持者和努力践行者。1996 年中国就与东盟国家探讨过昆明—新加坡铁路的建设方案。“十三五”期间，泛亚铁路中国段建设规模为 749 公里，投资 275 亿人民币。^[6]从目前情况看，泛亚铁路的建设从中线起步，中老、中泰铁路的建设都取得了积极进展。2015 年 11 月 3 日，中老两国正式签署共建协议，中老铁路进入施工阶段。按照规划，中老铁路北起中国云南省玉溪市，经普洱市、西双版纳、中老边境口岸磨憨，经老挝著名旅游胜地琅勃拉邦至老挝首都万象。到 2020 年末，老挝境内万象至琅勃拉邦段完成铺轨，国内段隧道工程完成 99.4%，预计于 2021 年 5 月全线铺轨贯通。中泰早在 2012 年英拉总理访华时就与中国达成了合作修建高铁的意向。2017 年 12 月中泰铁路建设正式启动，按照规划，中泰铁路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先修建曼谷到呵叻段，二期再建设呵叻到廊开段，连接中老铁路，构建纵贯中南半岛的铁路大通道。2019 年 11 月 5 日中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将加快推进泰老边境廊开至老挝万象的铁路连接线建设，实现中老泰跨国铁路线路的全线贯通，为中国、老挝和泰国的“陆海新通道”奠定共同合作基础。^[7]“泛亚铁路”中线工程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东、西两线也在积极筹备中。中缅铁路昆明到大理段的改造升级已经完成，从大理到瑞丽段正在建设中，从缅甸木姐到曼德勒段的铁路建设项目也在积极筹备之中。2015 年中越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合作建设越南“海防—河内—老街铁路”的意向。2019 年 11 月该铁路的总体规划由中国铁建第五勘察设计院完成，正等待越南政府审批。^[8]

3. 跨境公路建设

从公路联通情况看，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跨境公路运输以陆路为主，公铁、公海联运为辅。^[9]云南、四川、重庆等西南省份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着密如蛛网的公路联运体系。兴建于上世纪的“滇缅公路”，沟通昆明—瑞丽—木姐—腊戍—曼德勒—仰光；以四川成都公路口岸为始发点的南向跨境公路分为 3 条主线路：东线成都—凭祥—河内—岘港—胡志明市、中线成都—昆明—磨憨—会晒—清莱—曼谷、西线成都—瑞丽—曼德勒—仰光/皎漂；从重庆出发，连接东盟国家的跨境公路更是多达六条：东线重庆南彭—广西凭祥或龙邦—越南河内—越南胡志明—柬埔寨金边、东复线重庆南彭—广西钦州港—新加坡、中线重庆南彭—云南磨憨—老挝万象—泰国曼谷、

连接中欧班列(重庆)的亚欧线(欧洲重—庆团结村—重庆南彭—越南)、西线重庆南彭—云南瑞丽—缅甸仰光、重庆—新加坡线(重庆南彭—广西凭祥—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起始于中国昆明,终到泰国曼谷,连接中国、老挝、泰国的“曼昆高速公路”是中国第一条国际高速公路,被誉为亚洲跨国公路建设的杰作。

4. 航空运输合作

2007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航空合作框架》,在2010年第9届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上双方正式签订《东盟—中国航空运输协议》,这是中国首份区域性航空运输协定,也是东盟第一个区域性航空运输协定,形成了“国家—区域”航空自由化的新型安排,推动了中国—东盟航空运输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10]2017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了《中国—东盟航空安全事故/事件调查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中国民航与东盟的航空安全技术合作。2020年8月,中国民航局还将包括中国—东盟航空区域合作平台在内的多个区域民航合作机制整合,成立了中国民航“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目前东盟十国全部与中国实现了直航,覆盖双方主要通航点的国际航空网络基本形成,平均每周约4500个航班往返于中国和东盟之间。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双方还重申鼓励东盟与中国航空公司挖掘潜力,用好《中国—东盟航空运输协定》,实现区域更大范围联通,努力实现中国和东盟航空服务全面自由化的终极目标。^[11]

(二) 能源基础设施联通

除了传统的陆上、水上、空中交通基建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能源联通设施建设成就同样可圈可点。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12]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载体,东盟是中国构建能源设施互联互通网络的重点区域。从电力设施联通情况看,从2004年中国南方电网建成了中国—东盟首条电力连接通道起,目前已有12回线路向越南、老挝、缅甸送电或购电。^[13]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还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框架内积极展开澜沧江—湄公河水电开发合作。中国正在与澜湄国家商谈建设一个联通GMS六国的地区电网,将老挝打造为“东南亚蓄电池”。另外,2013年全线贯通的中缅油气管道是继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之后中国的第四大能源战略通道。截至2020年6月,中缅油气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超过3000万吨,输送天然气265.58亿立方米。^[14]该项目不仅为中国油气进口多元化构建了西南通道,还极大推动了缅甸经济发展。截至2020年5月末中缅油气管道累计为缅甸带来直接经济收益5.14亿美元,其中天然气管道2.52亿美元,原油管道项目2.62亿美元。^[15]

(三) 数字设施联通

从2005年起,中国就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内共建“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2014年1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下,以深化信息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东盟信息港”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家“十三五”信息通信业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等四个国家级重大规划。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倡议,中国—东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加迅速发展。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部分实力较强的电信企业都通过不同途径参与东盟电信设施建设。中新(重庆)国际数据互联互通专用通道已于2019年2月正式开通,通道以新加坡为枢纽,推动东盟国家共同参与通道运营和使用。^[16]2019年7月,中国

移动国际有限公司宣布其新加坡建立的数据中心正式启动。中国联通也在新加坡、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八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17]2019年11月,第22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正式发布了《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为双方政府和企业间的数字化、智能化合作提供了政策引领。作为5G技术的领航企业,华为已经和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签署协议,计划五年内在这些国家完成5G宽带的部署。华为海外公司也在东南亚完成了十多个海底电缆项目,还有近20个正在建设中。^[18]中兴也与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参与通讯设施建设。东南亚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也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注和参与,但其合作建设水准远不及中国。

基础设施联通是打破空间阻隔、实现区域一体的首要体现和硬件支撑,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具有基础性、引导性、标志性意义。2020年12月,第11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0)》显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已跌至近十年最低水平,但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以119的总得分在地区排名中继续保持第一位。^[19]这进一步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仍然前景广阔,将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经贸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以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是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广泛深入的经济联系会对国家间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合作产生正面积积极的外溢效应,是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和有利土壤。

(一) 商品贸易合作

柬埔寨亚洲愿景研究院院长强万纳里曾表示:“中国和东盟之间日益增强的经贸联系是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20]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制度完善,内容多样,成果丰硕。主要有三种形式: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东盟自贸区。

1. 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方兴未艾

早在1992年,中国就在西南边境的瑞丽、凭祥、东兴等城市建立了面向东盟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布局进一步优化,毗邻东盟的云南、广西等内陆边疆省份也成了对外开放前沿。作为一种跨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中国—东盟跨境经济合作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已于2016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复后正式设立,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共建的第二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为更好推动双边合作,合作区建立了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和老挝计划与投资部副部长担任主席,云南省副省长和南塔省副省长担任副主席的“中老联合协调理事会”,协调解决合作区重大问题,力争2025年将其建设成中国—东盟深化合作区的先行区。^[21]此外,中缅瑞丽—木姐,中越红河—老街,中越凭祥—同登、东兴—芒街、龙邦—茶岭等5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也在加紧建设。现阶段,跨境经济合作区已经成为兴边富民的重要渠道和维系双方跨境贸易合作的制度纽带。

2. 境外经贸合作区合作持续推进

创办境外经贸合作园也是中国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路径。中国—东盟共建经贸合作园的实践探索可以追溯到1994年新加坡在中国设立的苏州工业园。2011年中国在东盟国家设立的首个经贸合作园钦州—关丹合作园,在中国和马来西亚总理见证下正式开园。迄今为止,通过商务部、财政部确认考核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共计20个,东盟国家占据7个。^[22]另外还有18

个中国在东盟国家设立的经贸合作园，正在积极建设中。作为一种企业“抱团走出去”的对外投资新模式，境外经贸合作园已经成为中国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选择，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作为中柬经贸合作重点项目，该合作区由中国民营企业红豆集团与柬埔寨国际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2010年12月，中柬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柬埔寨政府关于设立经济特区的协议》，并在协议框架下成立了西港特区副部级协调委员会。^[23]创办至今，该园区累计吸引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地区166家企业入驻，创造就业岗位近3万个。另外，西港特区还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兴建学校、职业培训、扶贫救灾等，主动将发展成果惠及当地。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之际，园区内不仅实现了人员零感染，且全区企业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15.65亿美元，比上一年逆势增长了26.52%，受到了洪森首相的亲自致信祝贺。^[24]以西港特区为代表的境外经贸合作园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中国企业深度融入东盟市场提供了发展平台，也加速了合作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3.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成就斐然

如果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有助于突破妨碍自由贸易的地理空间屏障，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则提供了有利于保障自由贸易安排的制度技术壁垒，提升中国和东盟间贸易便利化程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更是中国与东盟加强贸易合作的主要制度平台。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始启动自由贸易区建设。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该协议于2010年1月1日生效，宣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正式建成。2015年11月21日第十八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签署，到2019年10月22日对所有成员全面生效。随着自贸协定升级版的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开放度提升，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和高水平的区域合作格局。在这一制度框架内，双方的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从实际合作成效来看，中国已经与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六国实现了91.9%以上产品零关税，其余东盟国家在稳步实现零关税承诺。^[25]从东盟方面看，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12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尤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额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中国已经成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缅甸、柬埔寨等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国。从中国方面看，2019年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又超越欧盟跃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量达到6846.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6.7%。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3837.2亿美元，同比增长6.7%；自东盟进口3008.8亿美元，同比增长6.6%。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14.7%，较2019年增长0.7个百分点。^[2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经历7年艰苦谈判后，于2020年11月正式签署。“RCEP”是由东盟主导中国积极参与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该项协议的签署实现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历史性突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数据显示，到2030年“RCEP”有望带动成员国国民收入净增加1860亿美元，出口净增加5190亿美元。^[27]

表1. “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对比（单位：亿美元）

贸易伙伴 贸易年份	东盟	欧盟	美国
2013 年	4436.1	5590.6	5210
2014 年	4603.94	6151.4	5550
2015 年	4721.6	5635.5	5583
2016 年	4522	5535	5196
2017 年	5148	6169.2	5837
2018 年	5878.7	6660	6335
2019 年	6414.6	7481.5	5414
2020 年	6846	6495.3	5867.2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中国驻美国、东盟、欧盟大使馆（使团）经济商务处、海关总署、中国—东盟中心等相关数据整理换算而来。

表 2. “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中国与东盟十国贸易增长情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 国家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马来西亚	1060.5	1020.2	972.9	868.76	961.3	1086.3	1239.6	1311.6
越南	654.9	836.4	959.7	982.26	1219.9	1478.6	1620.1	1922.9
新加坡	759.14	797.4	795.7	704.2	792.4	828.8	899.4	890.9
泰国	712.5	726.7	754.6	758.7	801.5	875.2	917.5	986.2
印尼	683.7	635.8	542.3	535.1	633.1	773.7	725.6	783.7
菲律宾	380.6	444.5	456.5	472.1	513.1	556.7	609.5	611.5
缅甸	64.2	90.5	152.8	122.9	134.7	152.4	187.1	188.9
柬埔寨	37.3	37.6	44.3	47.6	57.9	73.9	94.3	95.6
老挝	27.3	36.2	27.8	23.4	30.2	34.7	39.2	35.6
文莱	17.9	19.4	15.1	7.19	9.9	18.4	11.1	19.1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中国驻东盟经济商务处、中国—东盟中心、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等相关数据整理换算而来。

3. 货币金融合作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密切的商品贸易往来为中国—东盟货币金融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需求支撑。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没有采取损人利己式的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在顶住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向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宝贵援助。此后中国与东盟的货币金融合作日益密切，成为双方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建设视角看，《清迈协议》是中国—东盟货币金融合作的最主要制度性成果。2000 年 5 月，双方在《清迈协议》的框架下构建起了货币互换机制，开启了东亚金融治理合作的先声。201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改委、教育部等十三个部委共同发布了国内第一个面向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战略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足见中国对双方金融合作

的高度重视。在中国与东盟各方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协议中,也有专门条款支持双方金融合作。^[28]在2019年5月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东盟银行联合物理理事会上,双方共同签署了《金融支持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宣布将以金融合作为基础深化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领域合作交流,促进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29]

就具体合作成效而言,东盟已成为中国开展货币合作最广的地区,人民币国际化最有可能在这里实现率先突破。中国先后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5个东盟国家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21年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又与泰国中央银行就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进行3次续签,达成了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协议;^[30]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六个国家货币实现人民币挂牌交易;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储备职能逐渐发挥,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老挝、新加坡等7个东盟国家已经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31]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最早也是从东盟起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东盟十国已实现全覆盖。2019年东盟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累计达到24087.1亿元,同比增长34.7%。人民币跨境收付占东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的37.4%。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4个国家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安排。^[32]东盟国家人口逾六亿,日常现金交易规模庞大。为完善金融服务,中国与东盟加强了数字支付合作。目前东盟10国银联卡覆盖率达到80%,2020年银联虚拟卡在境外新发行超过600万张,其中约350万张落地东南亚。^[33]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东盟的货币金融合作将进一步深入拓展。

三、战略互信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保障

中国与东盟的制度化合作程度,要高于周边的东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经贸合作领域,也体现在政治安全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延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总体思路^[34]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金融危机后国际形势新特点进行了适时调整与创新发展。2014年11月和2018年6月召开的两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都将周边关系置于和大国关系同等重要的位置,凸显周边外交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并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亚非领导人会议、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0+3”和“10+1”会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会议等不同形式,大大增强了与东盟的联系,中国—东盟日益呈现出“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35]的命运共同体特征。

(一) 密集的政治和安全合作机制

1997年,中国和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8年至2000年,中国又分别与东盟十国达成了共建“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的框架协议。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先后成为第一个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对话伙伴、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第一个表示愿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国家。2008年中国设立了副部长级别的驻东盟大使,2013年双方又签署了《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此外,中国还坚定支持东盟在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参与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官方多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36]双方还建构了中国—东盟中心、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合作平台,积极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见表3)。在上述合作机制的框架内,中国与东

盟及其成员国建立起了类型多样的伙伴外交关系网络，^[37]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中国伙伴外交关系新升级。^[38]

（二）机制化的纠纷解决磋商模式

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核心议题，也是影响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核心要素。中国曾提出关于南海问题解决的“双轨思路”，即通过双边协商解决彼此的争议，通过多边谈判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DOC），作为多边协商解决南海问题的纲领性文件。2011年11月8日在第十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宣布设立30亿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该基金的设立是中国进一步推动有效落实DOC，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有助于推动南海区域内海上合作事务全面展开，探索建立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机制。^[39]2016年9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审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规则》）。该《规则》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海军舰艇和航空器在南海意外相遇时，提供了应急处理规范，是中国—东盟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成果。另外，双方还通过《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设立了冲突应急管理热线电话，坚决规避任何直接冲突。2017年5月18日，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官会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COC）框架。目前COC已经进行到第二轮审读，进入到实质性磋商阶段。2019年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强调将在三年内结束谈判。这种制度化的解决纠纷的安全合作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预防性外交和冲突管理的作用，深化政治安全互信。

表 3. 中国—东盟政治安全合作相关制度平台

名称与成立时间	参与成员	功能定位
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	东盟十国、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西兰、欧盟、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印度、蒙古、朝鲜、巴基斯坦、东帝汶、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在军事交流等传统安全领域和禁毒、反恐、难民治理、气候安全、海洋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全面加强成员国合作。是中国—东盟之间以及整个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政府间安全合作机制平台。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1997年）	东盟十国、中国	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步拓展至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在“10+1”框架内设立外交、防务、商务、文化、教育、交通、海关署长、总检察长、卫生、电信、新闻、质检、执法安全等10余个部长级会议。
东亚峰会（2005年）	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印度等国为观察员国）	通过外长及高官会晤加强沟通交流，平衡推进政治安全合作与经济社会发展，致力于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和东亚共同体建设。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2010年）	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俄罗斯	通过防长会晤，加强各国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海上安全、军事医学、反恐、维和、扫雷等安全领域的合作。

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机制（2011年）	老挝、缅甸、泰国、中国	2011年10月“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国和老挝、缅甸、泰国联合成立了包括情报交流、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突发事件共同应对等为内容的“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机制”。
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2012年）	东盟十国、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韩国、俄罗斯	聚焦海洋合作，致力于增进政治安全互信，促进共同发展，但不涉及具体争议。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2015年）	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中国	以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持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协调发展。
中国—东盟雅加达论坛（2019年）	东盟十国、中国	通过“雅加达渠道” ^[40] 为各方提供一个信息交流、思想碰撞与探索合作的平台，捍卫东亚特色的多边主义。

（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呈现亮点

中国和东盟在2003年签署了《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4年又签署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跨国贩毒、偷运非法移民、经济犯罪、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卫生安全等领域合作成效显著。疫情爆发后，中国和东盟国家相互向对方提供了宝贵援助。柬埔寨首相洪森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刻“逆行”访华，以此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也投桃报李，中国政府组建的第一支抗疫专家组和全球首个军事抗疫医疗专家组都被派往了柬埔寨。中国与新加坡、印尼、缅甸等东盟国家合作开辟了便利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和促进货物流通的“绿色通道”。疫苗作为有效抗击病毒和最终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中国—东盟及时在疫苗研发上展开合作。2020年8月，印尼即与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就第三阶段疫苗临床试验展开合作。2021年1月13日，佐科总统身先士卒接种了第一针科兴疫苗。印尼国有制药公司表示，科兴疫苗中期试验数据显示其有效率高达97%。^[41]2021年3月，中国重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亦于印尼启动。中方不仅正在向东盟各国提供新冠疫苗，并且协助印尼打造东南亚疫苗中心，下一步还将继续对东盟国家的需求予以重点支持。迄今为止，中国共向九个东盟国家提供新冠疫苗援助。中国向世卫组织牵头成立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一些东盟国家也将从中受益。^[42]中方同东盟国家开展的疫情防控合作，以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和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为导向，不谋求经济利益，不附加政治条件，更没有地缘政治意图，获得了东盟国家和人民的认可与接受。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来自东盟各界的超过1000名调查对象中，44.2%认为中国是为东盟抗击新冠疫情帮助最大的国家，其比例远高于日本（18.2%）、欧盟（10.3%）等国家和地区。^[43]

四、人文交流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血脉

人文交流是以人为主要载体的文化沟通和交流活动，它以增进国家及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基础，以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创新发展为原则，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为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44]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提出“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重大倡议，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维度。中国与多数东盟国家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古文脉相通，具有构建人文共同体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以和为贵、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思想与追求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高度契合，成为双方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宝贵思想财富。以 2005 年《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为标志，人文交流逐渐成为中国和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2015 年中国与印尼建立了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的首个政府间人文交流机制。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中，双方正式确认了以政治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为三大支柱的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2014 年以来中国—东盟共同开展了多个人文交流合作年：2014 年为文化交流年，2016 年为教育交流年，2017 年为旅游合作年，2018 年为创新合作年，2019 年为媒体交流年，2022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双方在教育、科技、旅游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全面开花，成就突出。

（一）教育合作

中国和东盟建立了中国—东盟教育部长会议机制，与东盟十国均签署了教育交流合作协议，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签署了互认学历学位协议。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超过 20 万，中国高校开设了东盟 10 国官方语言专业，东盟国家建有 7 个文化中心。^[45]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先后在东盟国家设立了 40 多家孔子学院和 19 所孔子课堂，数十万学员从中受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自 2008 年举办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高端平台，成为互学互建、合作共赢的坚实桥梁。以贵州省为例，贵州大学等 36 所高校与东盟 85 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近年来贵州成为东盟留学生向往之地，来黔留学生人数从 2008 年的数十人发展到 4000 余人，其中 70% 以上为东盟国家留学生。中国与东盟合作设立了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开展了“中国—东盟人才发展计划”、“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千人研修计划，实施了“中国—东盟健康丝绸之路人才培养项目（2020—2022）”等。

（二）科技合作

中国政府出资建立了“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与东盟科技委及东盟有关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合作建立了“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与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越南、菲律宾 9 个东盟国家建立了双边技术转移合作机制，连续举办了 8 届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双方合作范围包括科技交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实验室共建等，合作领域涵盖传统制造业、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诸多领域，合作主体除了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已下沉到中国省区与东盟国家的省部机构。甘肃科技厅协助柬埔寨农林渔业部，编制完成了“柬埔寨典型区域规模化示范应用光伏灌溉”项目建议书和工程设计方案，为该国东南部缺水区域利用光伏提水、开发利用地下水，大规模发展灌溉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先后在柬埔寨中部磅清扬省和西南部茶胶省建立了雨水利用和高效灌溉技术试验示范工程，为其洞里萨湖流域 5 个省区受地下水严重砷污染困惑的 300 多万人口，有效解决安全饮水提供了技术路径和工程方案。双方还通过设立中国（甘肃）—柬埔寨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组织协调柬埔寨和国内相关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常态化科技合作，持续开展联合研究、联合实验、共同编制相关技术规范、规程，组织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丰富充实了中国—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内涵。^[46]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致辞中，习近平倡议，

在智慧城市、5G、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区块链、远程医疗等领域打造更多新的合作亮点，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政策沟通协调。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打造“数字丝绸之路”。^[47]

（三）人员往来

中国和东盟国家历史文化多元包容、各具特色，民间交往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双方紧密活跃的人文交流合作在亚洲地区独树一帜。几个世纪“下南洋”的移民大潮使东盟各国遍布华人社区。东南亚华侨华人是海外华人中最大的群体，大概占据整个海外华人群体的 70%-80%，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尤其“中新经济走廊”更是华侨华人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有华侨华人总数的 95%以上。同时中新经济走廊也是华侨华人密度最高的区域，该走廊每一百个人里就有 6 个是华裔，这一比例远超其他经济走廊沿线国家。^[48]而且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全球华商企业资产约 4 万亿美元，其中东南亚华商经济总量为 1.1 万亿至 1.2 万亿美元，世界华商 500 强中约 1/3 在东盟国家。^[49]这些华侨华人在为居住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东盟国家的广泛传播。遍居东盟各国的华侨华人在与当地居民吸纳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又有一定区别的华人文化，华人血脉、相近相融的文化有利于促进集体认同，促成共有的“东亚价值观”，构成了中国—东盟人文血脉联系的强韧纽带。著名东盟问题研究学者阿米塔·阿查亚曾提出：“随着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联系紧密的国家间萌生‘我们是谁’‘我们有别于谁’集体认同。而集体认同能够构建并且重新定义国家利益，推动国家利益超越权力政治的逻辑。”^[50]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互动，进一步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有助于培育更加强烈的区域共同体意识。据北大团队发布的五通指数报告，2018 年为例，中国与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平均指数为 63.76，与其他区域相比得分遥遥领先，在民心相通指数上优势更加显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得分分别位于第 2、4、6 名。^[51]直观反映了中国—东盟人文共同体建设的领先水平。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52]在旅游交流领域，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中国与东盟已经建立起了多样化的旅游合作渠道，主要包括定期举办的“10+3”旅游部长会议和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部长会议等。中国是东盟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东盟也是中国游客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之一。2018 年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 10 大目的地国家有 7 个来自东盟国家。2019 年双方人员往来突破 6500 万人次大关。在 2020 年 12 月中国—东盟数字文化旅游专业合作论坛上，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表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将继续推动中国数字旅游的发展，继续支持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数字旅游方面的合作，鼓励和推动旅游抗疫的数字化合作、旅游业数字化升级、旅游电子商务跨境合作、维护数字旅游安全等，共同打造无国界的数字旅游新格局。^[53]

迄今为止，与中国正式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协议》的三个国家都集中于东盟。2019 年 4 月 28 日，《中柬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在北京正式签署，柬埔寨成为第一个与中国正式签订双边命运共同体协议的国家。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联盟论坛项目计划部主任谢莫尼勒认为，“这份行动计划表明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到了历史新高，并将成为柬中关系的推进器、促进周边合作互信的黏合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2019 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在北京签署《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这是我国首份以党的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缅甸，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此外,中国官方倡导的第一个次区域命运共同体“澜湄命运共同体”、第一个区域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第一个大区域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第一个大洲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都分布在东盟或者与其直接相关。

总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良好的现实性基础,“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开放的朋友圈、敞开式的合作平台、共商共建的框架协议,和灵活务实、以磋商和对话等非正式进行具体合作的东盟方式、理念相一致。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的重要支撑和先行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外交的不断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集各种有利因素与现实基础于一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地带和示范区域,并初步形成引领带动效应,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互联互通、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等领域齐头并进、相互辉映,从而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逐步实现。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ASE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LI Dan, LI Longlo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 men University, Xia men, Fu jian 361005)

Abstract: Building the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s an important part and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s well a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infrastructure link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olicy dock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s,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ve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interconnec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est communities, security communities and humanistic communities. ASEAN has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to build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of common destiny, and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has become the forerunner and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hina-ASE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connectivity; China-ASEAN Relations

[作者简介]李丹,法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龙龙,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8日,第1版。
- [2]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7 March 2017, https://www.asean.org/storage/images/ASEAN_RTK_2014/4_Master_Plan_on_ASEAN_Connectivity.pdf
- [3] 数据来源:李祐梅、邬明权、牛铮、贾战海:《中国在海外建设的港口项目数据分析》,《全球变化数据学报》2019年第3期,第237-240页;孙德刚:《中国港口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21-22页。
- [4] 陈祝康:《中国与东盟友好港口建设探析》,《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2期,第34页。
- [5] 泛亚铁路的“东盟通道”全长1.26万公里,设计规划三条线路,均从中国昆明出发。东线经河口穿

过越南，中线经磨憨穿过老挝，西线经瑞丽穿过缅甸，最终均到达新加坡。

[6] 中国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中国泛亚铁路网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报告》，2019年12月，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Item5_China_0.pdf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11月1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713405.shtml>

[8] Ngoc Thuy: China finances research study for Lao Cai - Hanoi - Hai Phong railway project, Hanoi Times, NOV. 26 2019, <http://hanoitimes.vn/china-finances-research-study-for-lao-cai-hanoi-hai-phong-railway-project-300285.html>

[9] 王睿：《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接：基础、挑战与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6期，第120页。

[10] 李宏斌：《中国—东盟航空一体化进程回顾与展望》，《空运商务》2020年第10期，第12-16页。

[11] 《中国—东盟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第6版。

[12] 《习近平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3版。

[13] 李琰、胡素雅：《中国—东盟能源互联互通网发展现状及前景探析》，《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22页。

[14] 《中缅原油管道累计向中国输油超过3000万吨》，中国石油新闻中心网，2020年6月9日，<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20/06/09/001777900.shtml>

[15] 《共建“一带一路”必将给缅甸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人民日报》2020年6月5日，第3版。

[16] 姜志达、王睿：《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第80-91页。

[17] 《中国联通—境外分支机构》，中国联通官方网站，<http://www.chinaunicom.com.cn/introduction/inter-list.html>

[18] 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Community of Destiny' for Southeast Asia?, June 2020, p. 30,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boisseau_bri_community_destiny_2020.pdf

[19]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0）》中将全球划分为七大区域：东南亚、中东欧、南亚、西亚北非、中亚、独联体七国和蒙古、葡语国家。

[20] 赵益普、丁子：《而立之年，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人民日报》2021年2月6日，第3版。

[21] 《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基本情况》，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网站，2020年4月10日，https://www.xsbn.gov.cn/ynmhjkq/95832.news.detail.dhtml?news_id=1719331

[22] 《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jwjmhzq/article01.shtml>

[23] 陈伟、叶尔肯·吾扎提、熊韦、计启：《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地理学报》2020年第6期，第1216页。

[24] 《洪森首相致信祝贺西港特区发展成果》，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网站，2021年1月29日，<http://www.ssez.com/news.asp?nlt=1725&none=3&ntwo=14>

[25]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十周年实施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3/5561364/files/2f4b31e37f4f4550bf83205c8313f1d4.pdf>

[26] 《东盟成为2020年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盟使团经济商务处，<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1/20210103030949.shtml>

[27] Peter A. Petri & Michael G. Plummer,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ne 2020, pp. 6-34.

[28] 2019年12月，国务院在对广西、云南等6个省区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示中，鼓励加强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创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中，东盟各国承诺将在商业、通讯、建筑、教育、环境、金融、旅游、运输等8个方面约70个分部门向中国作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

[29] 《中国—东盟银联体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年11月22日，<http://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72479.htm>

[30] 《中泰签署700亿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有望加速》，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网站，2021年1月11日，<http://www.china-aseanbusiness.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id=36230>

[31] 云倩：《“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路径探析》，《亚太经济》2019年第5期，第34页。

[32] 广西金融学会：《2020年人民币东盟国家使用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第10-35页。

[33] 刘刚：《参与支付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当地改善金融服务》，《人民日报》2021年1月27日，第16版。

- [3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胡锦涛文选》，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5页。
- [35]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
- [36] 秦亚青等著：《东亚地区合作：2009》，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
- [37] 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尼、马来西亚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新加坡建立了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菲律宾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文莱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38] 参见杜哲元：《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外交关系的新升级》，《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3期，第37-51页。
- [39] 康霖、罗亮：《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发展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30-31页。
- [40] Huang Xilian, Jakarta Channel: Upholds Multilateralism, The Jakarta Post, 17 June 2019,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9/06/17/jakarta-channel-upholds-multilateralism.html>
- [41] 彭念：《中国—东盟抗疫合作命运与共》，《环球时报》2021年1月14日，第14版。
- [42] Deng Xijun, COVID-19 vaccines open new prospect for China and ASEAN cooperation, March 12, 2021, The Jakarta Post,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21/03/11/covid-19-vaccines-open-new-prospect-for-china-and-asean-cooperation.html>
- [43] The ASEAN Studies Centre a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p. 4,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1/01/The-State-of-SEA-2021-v2.pdf>
- [44] 邢丽菊：《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第11页。
- [45] 中国—东盟关系（2020），中国东盟中心网站，<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asean/dmzx/2020-03/4612.html>
- [46] 《甘肃柬埔寨共探缺水区域光伏灌溉等节水技术取得成效》，中国新闻网，2021年3月27日，<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1/03-27/9441772.shtml>
- [47] 《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8日，第2版。
- [48] 贾益民、张禹东、庄国土：《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 [49] 王尧：《“一带一路”与华商经济可有机衔接（侨连四海）——访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人民日报》2014年7月3日，第19版。
- [50] [加]阿米塔·阿查亚：《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 [51] 东南亚得分为59.12，中亚与蒙古国为56.10，俄罗斯及周边为54.27，中东欧为50.81，南亚为44.97，西亚北非为50.78。参见翟崑、王继民主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0、129页。
- [52]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
- [53] 《中国推动与东盟数字旅游合作》，中国新闻网，2020年12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20/12-10/9358810.shtml>